

# 新犯入监,这是一方陌生的土地



柳堡 著  
江苏教育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内容简介

本书记述了罪犯的犯罪过程及其在狱服刑改造的基本情况,在平凡的讲述中,让人们对监狱、对罪犯在狱中的生活和有关活动有一个大致的了解,进而对人们进行法制教育和规诫警示,劝告人们远离犯罪;同时,亦可让善良的人们认识形形色色的犯罪,增强自我保护意识,尽可能地免遭伤害,把犯罪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最小。

## 纪实文学

### 囚车里装着7个犯人

阳春三月,正是烟柳拂岸、莺飞草长的季节。和煦的春风吹去了一冬罩在人们身上的灰暗和厚重,携来了万物复苏的飘逸和靓丽。然而,呼啸的警车上刺耳的笛声给这一切带来了极端的和谐与不协调。

警车,不,准确地说,这是一辆囚车,是一辆依维柯面包车经过特别改装成的囚车。后面车厢内一共坐着七个人,手上都戴着锃亮的铐子。这是七名已被判了刑的犯人,他们中刑期最短的被判判处有期徒刑十年。

七个人当中,有一个30岁上下的年轻人,大大的眼睛,又黑又浓的眉毛,最显眼的,是左颊上那道斜斜的长疤,直贯鬓角,使得原先还算英俊的面孔变得狰狞而残忍。当然,如果他站起来的话,你就会发现,他中等个头,走起路来虎虎生风。

他叫陈龙飞。祖辈都是土里刨食的农民。高中毕业后,他参军到武警部队当了几年驾驶员。回家之后,他再也不愿如父辈一样困死在几亩土地上。于是,他硬是逼着父母拿出多年积攒的准备他们兄弟结婚的钱,带了弟弟陈龙伟并邀请了堂兄弟陈龙云、陈龙海在县城边上分别开起了饭店、建材商店和摩托车维修部。陈龙飞深知关系的重要性。他把自己在县里、镇上工作的亲戚朋友都逐一打点,把方方面面、各路神仙也都一一摆平。这一来二去,经过几年工夫,陈氏兄弟的生意也就很不错。特别是陈龙飞总经理的龙飞大酒店,那真是生意兴隆,财源茂盛。

这个时候的陈龙飞,手下已经有了几十个兄弟,和县里

一些头面人物也可以称兄道弟,人们背地里甚至当面就称他们“陈家四龙”,陈龙飞当然是龙头老大。殊不知,近日有几个苏北来的“二杆子”胆子忒大,就敢不看四龙眼色行事,新店开张既不事先禀报,开张那天炮仗放得天响,然后就他们一帮苏北佬海吃一顿,连个请柬都没送给龙头陈老大。这样一来,原先那些服服帖帖的浙江人也蠢蠢欲动。

陈龙飞的部下报告说,苏北佬的主要人物叫李宏彪,好多事的人硬从苏北帮中凑了五个人出来称他们“五虎”。这龙和虎天生要斗,他五虎不是要压四龙吗?陈龙飞一发狠,叫手下兄弟制造了个机会,教训了五虎一顿。哪知道这五虎还真叫有邪劲,吃了亏以后,硬是隐忍了三四个月。待到陈龙飞松懈之后,他们从老家悄悄调集来一班人马,在一个月黑风高夜把陈龙飞堵在了龙飞大酒店里。他脸上那道斜疤就是该次大火并的纪念。恰逢全国范围内的严打整治,陈龙飞因为涉黑涉恶,一下子被判了13年有期徒刑。

汽车进了监狱大门,又过一道门,停在一个小院子里,车门被打开。当押送的警察叫他们下车的时候,陈龙飞才停止了回忆。别人好奇地四下打量,他却闭着眼睛养神,心想,今后有的是时间看呢。

### 陈龙飞渐渐习惯了这里的生活

这是一个很大的院子,院子里新旧不等有几幢四五层高的楼房。几队身着囚服的犯人正在院内一二地进行队列训练,不时发出“一二三四”的响亮喊声。

陈龙飞一行被带进集训队的警察值班室。进了房间,逐一对新来的犯人进行登记、核对档案,每个人还在画了方框的白纸上用黑色的油泥摁上自己的手印。

在监狱里,犯人按宿舍编成一个一个的小组,每个小组住同一个监舍。陈龙飞和汪玉生被编在第四小组,组长叫钟海平,是个盗窃犯。钟海平把陈龙飞二人领到监房,指着右边第三张床铺说,昨天刚好分走了两个,你们就睡这床吧。年轻的睡上边,年龄大的睡下边。吃过中饭我带你们到生活组把被子和垫单领来。

这个监房也就二十多个平方米吧,两边靠墙各放了四张双人铁床,中间也就只剩下两人错身可过的通道了。但房间内东西极少,除了床和床上的铺盖外,还有每个床下并排放的两张小小的方凳。床上的被子叠得方方正正,有棱有角,整个房间显得干净而整洁——就是色调灰暗了一些。房间后面,拖出一间如过去农村人家烧饭厨房样的披子,披子里有一个小小的蹲坑式抽水厕所,厕所门只有齐胸高。再往后面墙边上是十六个木格构成的柜子,每格都有门,但不锁。监房没有后门,而是沿墙建了一排盥洗池。池的上方是一排架子,架子上整齐地摆放着红色的塑料脸盆和白色搪瓷杯,架子上伸出一根根筷子长短粗细的枝条,上面垂下的毛巾长短划一,白色搪瓷杯中的牙刷刷斜的角度都是一样的。陈龙飞一下子就想到了新兵连。

吃饭了。于是,新犯人陈龙飞、汪玉生就随其他犯人一起排队到了食堂。

这真是一个大食堂。大得像

的金属条桌,两旁排放着天蓝色的塑料凳,桌上沿两边摆放着一个个大号无盖金属饭盒,饭盒里是大半盒饭。每张桌子顶端放着一个大盆,盆里有小半盆饭。进门不远处有几个大菜桶,旁边站着一个手拿大铁勺的管教干警。一进门,门口就是几个大箩筐,筐里是一摞摞圆形的无盖金属饭盒。犯人们依次每人拿一个圆饭盒,走到分菜的民警那儿领上一勺菜,就依次到长桌边用餐。钟海平对陈龙飞、汪玉生两人说,饭吃不饱,先拨到桌子头的筐里去;不够吃,可以去添,这里的饭足饱吃。两人都点点头。

下午,钟海平带两人领回了铺盖,就要他们学习叠被子。晚饭后,是集体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监狱电视台的自办新闻,然后是学习《罪犯行为规范》。又是自学,又是讨论,还要能记会背。

以后的日子里,陈龙飞在入集训队的生活就是训练、学习、听课、讨论,有时也干点活。这里还不错,有篮球场,有乒乓球室,还有图书馆、阅览室。

### 因为表现好,他被教导员留了下来

人是扎堆的动物。在监狱里,犯人间相处时间长了,彼此也有亲疏好坏之分,也有人爱恶作剧捉弄别人甚至欺负别人。陈龙飞由于他的案子本身和脸上的那道疤,倒也无人敢来招惹。大多数人对他是若即若离,敬而远之。当然,陈龙飞也交了几个朋友,其中他比较佩服的,平时私交比较密切的,是张拥军,就是犯人训练操课时,喊口令的那一位。张拥军也是部队转业,曾经当过连长,犯的是贪污受贿罪。

# 杨忠接到危险任务:护送明月前往邳城



付遥 著  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内容简介

《猎天下》讲述了那个英雄遍地走、豪杰比狗多的南北朝时代,杨忠、杨坚、高欢、侯景、宇文泰、独孤信、李虎等一世枭雄浴血奋战,终结三百年大分裂、大黑暗乱世的英雄史诗。七千契胡铁骑破百万叛军,七千白袍将士攻三十二城,经四十七战不败等恢宏的战场景象在书中一一体现,更有儿女之情令人荡气回肠!

## 上期回顾

元颢请求萧衍出兵北伐,为何阴之变复仇,陈庆之也再次劝说萧衍北伐,但萧衍依然不同意。郁闷的元颢找杨忠喝酒,这时,在战场上出现的女子明月也来了,她原来是元颢的小姨子,也为求援而来。谈话中,杨忠觉得明月的身份不仅仅是郡主这么简单。

## 人文历史

### 护送明月

杨忠、马佛念和宋景休酒足饭饱,醉醺醺地出酒馆找到战马。刚出酒馆大门,几名梁兵急匆匆地低一脚高一脚地跑来,向三人大声叫嚷。三人是杨忠手下,来叫杨忠他们去见关侯陈庆之。

杨忠三人飞马扬鞭,到达涡阳城中钟楼。向陈庆之弓身施礼完毕,抬头看见北海王元颢和明月坐在左侧。

陈庆之挥手让他们坐下,杨忠坐在元颢对面,点头致意,目光从明月身上一扫而过,不敢对视,匆匆移开。宋景休看见明月,用胳膊肘轻捅杨忠,咧着嘴笑轻声说:“你和这个明月郡主还挺有缘分啊,总能碰上。”

陈庆之目光一闪,看清两人小动作,却当做没有看见:“杨忠,多久没有回家了?”

杨忠站起来拱手答道:“我从军将近四年,一直没有回去。”

陈庆之微笑着问道:“最近,有家里的消息吗?”

杨忠眼睛亮起来:“葛荣四年前攻破左人城,追随鲜于修礼起兵造反,我叔父掩护百姓撤入山中,继续向南逃亡,到达黄河北岸的汲郡,建造起一座名叫枋头坞的坞壁,收纳各地流民,现在已有数千户百姓,在山上开垦田地,更加兴旺了。”

陈庆之饶有兴趣地听完杨忠介绍,笑着问道:“想不想去枋头坞看看?”

杨忠痛快回答:“想,天天都想。”

陈庆之北伐之议被萧衍拒绝,心中仍不想放弃,打算派遣小股斥侯游骑去北方侦察魏国军情,尤其是新近崛起的魏国大将军尔朱荣,做到知己知彼。陈庆之忽然取出一片丝帛抓在手

中:“我想让你去一趟北边。”

马佛念认出这丝帛正是魏帝元子攸送给元颢的密信,猜到这件差事绝不简单,杨忠在旁边已经拱手答应:“遵命。”

陈庆之满意点头,看一眼前明月,叮嘱杨忠:“刺探敌情和探查地形这些事情,你在行,我不担心,我还有另外一件事给你。”

杨忠毫不犹豫地承诺下来:“请关侯吩咐,我尽力去做。”

陈庆之手指明月:“护送明月郡主进入邳城。”

杨忠意外地看了明月一眼,立即答应:“遵令。”

陈庆之坐回座位,向杨忠三人挥手说道:“你们暂且出去吧。”

### 独臂坞主

杨忠在城墙上望着城门外

的流民涌进枋头坞,心里高兴不起来。战火向南燃烧,越来越多的索虏出现在汲郡,枋头坞已经处于战火边缘,形势危急。

河北魏军被葛荣叛军扫荡一空,只有邳城孤零零地耸立在黄河以北,杨忠派出士卒到邳城求援,行台甄密亲笔回信,那里的情况比枋头坞还要恶劣,坞壁内至少还有足够粮食,邳城内已经到了人相食的境地。

杨忠凭借枋头坞地势,居高临下眺望索虏军营,又一次大战近在眼前。杨忠不寒而栗,左人城被攻破的情景历历在目,难道枋头坞将要再次被摧毁?四年前的噩梦将重演?

寂静黑暗传来轻轻地马蹄声,杨忠身体紧绷,竖起耳朵聆听,马蹄并不杂乱,显示对方数量不多。骑兵无法攻城,应该不是攻城的索虏,杨忠仍不敢怠慢,命令唤醒守城士卒登城待命。传令士卒转身跑下城墙,片刻间瓮城中的灯笼亮起,坞壁士卒列队走出营房在校场集合。

一名骑兵越队而出,向城上呼喊:“请城上士卒转告坞主,杨忠回来了。”

杨忠听到叔父鬢角如霜,皱纹像树藤在他脸上爬起,忽然感到他右肩空空无物,双手向下一滑,才发现杨忠右臂齐肩断去。杨忠按住心中悲伤,装作没有发现,泪水却顺着脸庞流淌。杨忠擦去杨忠泪水,拉着他面对他身后的三百梁兵:“他们是谁?”

杨忠手指部下,向杨忠介绍:“这都是我的好兄弟们,老马、大眼,你们来。”

马佛念和宋景休翻身下马,向杨忠躬身施礼。杨忠高兴地将两人扶起:“你们既然是杨忠的兄弟,咱们就是一家,大家赶快进城吧。”

梁兵一动不动,直到杨忠挥手示意,才整齐划一地翻身下马,手牵缰绳,两人一行,在宋景休和马佛念带领下,从城下队列进入坞壁。杨忠侧身让开城门,左右看看,欣慰不已,仰天默默在心中说道:“大哥,杨忠带着他的兄弟们回来了,你在上苍能看见吗?”

杨忠手指部下,向杨忠介绍:“这都是我的好兄弟们,老马、大眼,你们来。”

马佛念和宋景休翻身下马,向杨忠躬身施礼。杨忠高兴地将两人扶起:“你们既然是杨忠的兄弟,咱们就是一家,大家赶快进城吧。”

梁兵一动不动,直到杨忠挥手示意,才整齐划一地翻身下马,手牵缰绳,两人一行,在宋景休和马佛念带领下,从城下队列进入坞壁。杨忠侧身让开城门,左右看看,欣慰不已,仰天默默在心中说道:“大哥,杨忠带着他的兄弟们回来了,你在上苍能看见吗?”

### 坟前祭拜

杨忠拉着踏黑穿越城门,进

人瓮城,坞壁格局和左人城相似,城墙修筑于山腰,厚度却要薄些,校场的面积也更小。他仿佛回到左人城中,想起父亲中箭身亡的情景,勉强忍住心中悲伤,一语不发。

梁兵进入坞壁,大门轰然合上,白袍银甲的梁兵整齐地静立在校场正中,一动不动,一言不发,露出慑人气势。杨忠走到队前,面对这些全身披挂的梁兵,安排下去:“大家夜间行路辛苦,我立即打扫出房舍,请大家休息,天亮之时再好好相聚。”

梁兵在马佛念和宋景休带领下进入校场旁的房舍,只有身材娇小、面披黑纱的明月郡主拉着战马原地不动,黑眼珠静静地

看着杨忠。杨忠醒悟过来,问杨忠:“这是明月郡主,我此行要护送她进入邳城,大可能否找个干净的单独房间给她?”

明月拉下面纱黑纱,向杨忠浅浅施礼。

杨忠惊讶于明月的美丽,笑着点头:“郡主和女眷一起住在后院吧,好吗?”

明月点头答应,却不离开,乌亮眼睛仍然看着杨忠。

杨忠只好小心翼翼地

说:“快去休息吧。”

明月手挽马鞭,轻轻摇头:“人家又不知道怎么走。”

杨忠手指坞壁士卒正要吩咐,杨忠立即说:“杨忠,你带明月郡主去。”

杨忠摇头拒绝,缓缓说:“我要先去看看爹爹。”

明月跳起来,眼睛笑得像月牙:“呵呵,我也一起拜见吧。”

杨忠脸色不好,望着明月:“我去给爹爹扫墓。”

明月收敛笑容,乖巧地向坞壁士卒招手:“你快带我走吧,有人就要发脾气了。”

天边露出一线微光,杨忠

那是一个星期天,两人打过乒乓球回监舍,张拥军对陈龙飞说:我想向干部建议,等我刑满释放后,由你来接替我喊口令。如果你能留在集训队喊口令,就免得分到生产劳动的监区去,那里有定额,有压力,当然,也能学会一些劳动技能。这两条路,你选哪个。

陈龙飞略一思索,随即说:谢谢,谢谢,谢谢大哥。我听大哥的。张拥军说:我也只能建议一下,决定权还在干部手上,在教导员那里。你要表现好一些,多向教导员汇报思想。

陈龙飞忙说:是,是。

见陈龙飞洗耳恭听的样子,张拥军接着说:你这个入接受新事物快,脑子也蛮灵光的,就是不爱学习,简直是怕学习。说句不中听的话,你当初要是只在家里种田,没到部队锻炼几年,看到,学到一些东西,你能折腾出那样一个场面,能当上总经理,能有那一段辉煌的日子吗?你看现在这个社会,变化多快啊,等你刑满出去,就算减掉几年刑,你也跟不上趟了,要被时代甩到后面去了。那时你怎么办呢?所以,现在要学习,要思考,要了解外面的情况。

张拥军这一番话,对陈龙飞影响很大。以后,他逼着自己学习、思考,甚至还动笔做一些摘录。

三个月集训期满后,教导员果然把陈龙飞留了下来,让他跟在张拥军后面,学着喊口令,带着后进来的新犯人进行队列训练。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去了。但近来发生的一件事,使得陈龙飞越来越烦恼。

陈龙飞的烦恼是家属探监(行话叫“接见”)引起的。

跪在墓前,双手缓缓将墓基上的落叶拿开,再用掌心细细擦去灰尘,直到墓碑被擦得能照出火把的光芒。

杨忠从地上站起,轻轻拍落身上的尘土,与杨忠并肩向父亲三拜,离开墓地下山,沉默一阵,询问枋头坞防御:“叔父,枋头坞形势怎么样?”

杨忠日夜为此事担忧:“索虏势头远远大过四年前,我们小小坞壁根本抵御不了。可是如果放弃枋头坞,四处兵荒马乱,我们数千百姓没有遮身蔽体的地方,也没有粮食,怎么活下去呢?”

杨忠已经不是四年前的鲁莽少年,冷静说道:“叔叔,我明日让斥侯骑兵去侦察索虏动向,再决定。”

杨忠欣慰地看着杨忠:“你千里迢迢从梁国赶来,想必有军令吧?”

杨忠要在枋头坞借住一段时间,需要杨忠协助,立即说出此目的:“我来河北侦察军情,还要保护明月郡主进入邳城。”

杨忠听到邳城皱起眉头:“邳城是曹魏故都,城池坚固,是葛荣唯一没有攻破的河北大城。数十万索虏将邳城包围得水泄不通,不分昼夜连续攻城,邳城随时都可能被攻破,危在旦夕。”

杨忠不愿意杨忠去邳城冒险:“你护送明月郡主进入邳城,只有这三百士卒吗?”

杨忠点头承认,杨忠劝说杨忠:“你们稍等一段时间吧,葛荣就要进军洛阳,那时邳城的包围就会松懈下来。”

杨忠看看天空中,月亮渐渐饱满起来:“我们要在六月十五前进入邳城。”

杨忠连连阻止:“今日是初八,几天后就是六月十五。你们三百人马来想进入邳城,除非长了翅膀。”